

那宗訓 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京本通俗小說新論及其他

文史哲出版社
印行

京本通俗小說新論及其他 目次

京本通俗小說新論·····	一
前言·····	一
否定理由的概述·····	四
時代問題·····	六
人名問題·····	〇
銜頭問題·····	一四
引用詞的問題·····	一六
書目等問題·····	一八
三桂堂本警世通言不是京本底本·····	二〇
衍慶堂本醒世恒言不是京本底本·····	二八

俗字問題·····	三二
結 論·····	三六
西遊記故事中前後矛盾現象·····	五一
孫悟空的故事是外來的嗎·····	五九
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情節·····	六七
紅樓夢中的王夫人·····	七一
寶玉的年齡·····	七八
探索紅樓夢·····	九二
版本問題·····	九三
作者問題·····	九七
批語問題·····	九九
人 物·····	一〇一
翻譯問題·····	一〇三
外國影響·····	一〇四

「紅學」一詞

一〇五

後記

一〇九

京本通俗小說新論

前言

「京本通俗小說」是一部古典短篇小說集的殘卷，它包括了七篇小說。（以下爲了敘述方便，僅用「京本」二字來代替）。

這部小說，可能已經出版了很多年，但是一直沒有被人提起過。到了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，繆荃孫先生在上海無意中發現，把它印出來（註一），收在他編的「煙畫東堂小品」叢書中。這才讓人知道，有這麼一部書。繆氏發現的「京本」，一共有九篇。其中「定山三怪」，破碎太甚，未印。另一篇「金主亮荒淫」，過於穢褻，亦未印（註二）。他印出來的，僅是從第十卷到第十六卷，一共七篇。這七篇就是：「碾玉觀音」、「菩薩蠻」、「西山一窟鬼」、「志誠張主管」、「拗相公」、

「錯斬崔寧」和「馮玉梅團圓」。

從「京本」被印出來以後，因為其中「錯斬崔寧」見於「醒世恒言」，另外六篇均見於「警世通言」，只有題目和少數字句不同。因而就有人認為「京本」不是一本原來就存在的小說，而是從「警世通言」和「醒世恒言」中抽出來的偽造品。甚至有人認為作偽的就是繆荃孫（註三）。

當然對一部作品的真實性是可以加以討論的。只要能提出有力的證據，就會獲得支持的。否定京本是一本實際存在的小說的人，也有一些根據。例子很多，這兒只提出幾個來。比如說，京本中的「我宋」，在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，成為「宋朝」或「故宋」；「我朝元豐年間」成為「故宋朝中」；「馮玉梅」成為「呂順哥」（註四）。他們認為這些差異，就是京本編者竄改的痕跡。我認為這倒是不一定的。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原來究竟是哪種樣子。從這三個例子來看，你認為京本一書來自警世通言或醒世恒言，固然可以；反過來說，這兩本書從京本抄來，也行。可惜，現在凡是討論這本小說的，都是一面倒。朝着一條假定路線前進。只要同意京本是偽造的，就會被人鼓掌贊同；反對的，都被認為錯誤。這樣一來，只好註定「京本

通俗小說」的死刑，把它剔除古典小說範圍之外。我不贊成這個辦法，一個問題必須從不同角度來討論。理不辨不能明。容納反對的意見，也許會得到更正確更合理的結論。

這一篇文章，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本小說。如果我們先下一個假設：「京本通俗小說是一本在三言出現以前就有的書，而馮夢龍氏編輯『三言』的時候，把它們收在『警世通言』和『醒世恒言』中。」我們來看看是否也說得通。我將使用現在已經被大家所使用的那些證據，加上我自己所發現的一些新證據，朝向這個假設的新方向走去。

我很感謝長澤規矩也（註五）、西諦（註六）、馬幼垣和馬泰來（註七）、樂衡軍（註八）、胡萬川（註九）等各位先生的文章。如果沒有他們所發現的材料和提出的意見，我恐怕不會作出這一個嘗試。

「京本」有好幾種版本。在台灣目前可以看到的除了「煙畫東堂小品」本之外，還有黎烈文先生標點的「人人文庫」本（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），以及「世界文庫」本（台灣世界書局印行）。後兩種都說是依據「煙畫東堂小品」本。但黎編有一些

字不同。本文現以「煙畫東堂小品」本爲根據。同時，該書只包括七篇，我們的討論，也以這七篇爲限。

否定理由概述

既然我在這篇文章中，是以討論京本這部書是否一部贗品。我們必須把否定這部書的理由，全部拿來作一次研究。

下面各點是我從一些文章歸納而來。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否定這本書的：

一、書中的時代。在京本中的「我宋」、「我朝」，都是從三言的原文改過來。在三言中，那些字眼是「南宋」、「宋朝」。

二、書中的人名。「碾玉觀音」中的入話詞，其中有一首是「蘇小妹」作的，在警世通言裏，這是「蘇小小」作的。他們認爲這顯然是京本編者不知司馬才仲夢蘇小小的故事，逕行改爲「蘇小妹」，藉以顯得版本來源早。同時，「馮玉梅團圓」是因爲也是園書目的宋人詞話（註一〇）有此篇名。因而將警世通言的「范鰲兒雙

鏡重圓」裏的「呂順哥」，改爲「馮玉梅」。

三、銜頭方面，「菩薩蠻」中有一處作「兩個夫人」，顯然是京本編者不明宋朝制度而弄錯。

四、在過去的書目中，都沒有談到這本書。

五、三言中，馮氏所收各篇，從清平山堂話本遠較從京本的爲少。京本各篇均見於三言。三言中，凡注有宋人小說的，均見於京本。又三言與清平山堂話本、熊靈峰小說相同者，文字差別甚大；而京本與三言，差異甚小。（註一一）

六、京本與警世通言相同的六篇，由於版本不同，文字亦略有不同。世界書局影印兼善堂本警世通言與京本差異甚多。但國立中央圖書館三桂堂本警世通言，却與京本相同。因而可斷定京本這六篇抄自三桂堂本。

七、京本的「錯斬崔寧」係來自於衍慶堂本醒世恒言，凡京本與葉敬池本醒世恒言不同者，均同於衍慶堂本。可見這篇抄自衍慶堂本。

八、京本所用俗字與三桂堂本作風一致，京本有六篇，確係來自三桂堂本。（

註一二）

下面我們將就這些意見，作一個討論。

時代問題

第一個問題是時代。這七篇都是宋朝故事。

京本中，有三篇用了「我宋」或「我朝」，這顯然是宋人口氣。用「我宋」的有三次，一是「拗相公」，用了兩次：

「我宋以來」（京本，第十四卷第五葉下第二行）

「後人論我宋元氣」（京本，第十四卷第十七葉上第八行）

一是「馮玉梅團圓」中，僅用一次：

「我宋建炎年間」（京本，第十六卷第一葉上第十一行）

用「我朝」僅一處，在「錯斬崔寧」中：

「我朝元豐年間」（京本，第十五卷第一葉下第三行）

這四處在三言中就不同了，「拗相公飲恨半山堂」中，把前一個「我宋」改成

「故宋」，後一個改成「宋朝」；「范鰈兒雙鏡重圓」中，把馮玉梅裏的「我宋」改為「南宋」；「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」中，把「我朝元豐年間」改成「故宋朝中」。我們應該看看，究竟在三言中，除了這幾篇，有沒有用「宋朝」、「南宋」、「故宋」或「故宋朝中」的。

先說「宋朝」。在警世通言第三十卷「金明池吳清逢愛愛」一篇中，有一句話是：

「卻是宋朝東京開封府有一員外」

在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「吳衙內鄰舟赴約」中，也有：

「也出在宋朝」

在喻世明言第三卷「新橋市韓五賣春情」中，也有：

「說道宋朝臨安府」

從這三例看，馮氏用「宋朝」二字是很習慣的。

再看「南宋」。在警世通言第六卷「俞仲舉題詩遇上皇」中有：

「如今再說南宋朝一個貧士」

在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「吳衙內鄰舟赴約」中也有：

「話說南宋時」

在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「木綿庵鄭虎臣報冤」中也有：

「話說南宋寧宗皇帝嘉定年間」

由此三例觀之，馮氏對用「南宋」，也頗習慣。

至於「故宋朝中」，在三言中，僅「十五貫」一篇內一見，即爲前述自「我朝元豐年間」改過來者。但「故宋」他處亦見。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七卷「假神仙大鬧華光廟」中有：

「話說故宋時」

在醒世恒言第十三卷「勘皮靴單證二郎神」中有：

「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」

在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」也有：

「話說故宋紹興年間」

由此可知，馮氏頗爲喜歡用「故宋」的。

再從三言來看，馮氏稱宋朝，除了上述三詞之外，還有「大宋」（註一三）、「北宋」（註一四）、「宋末」（註一五）等，卻沒有「我宋」、「我朝」字樣。馮氏生在明朝，書編在明朝，似乎不可能將宋朝仍稱「我宋」或「我朝」，於是照他自己習慣用語給改過來。馮氏大概不喜歡用「我」字的，他稱明朝爲「國朝」（註一六），從無一處用「我朝」或「我明」的。

我認爲馮夢龍把京本的「我宋」、「我朝」一類字眼，改正過來，是極有可能的。

另有一個問題，也是需要討論的。那就是在京本中有「我宋」與「先朝」，在同一篇中出現的事，引起了不少疑竇。既云：「先朝」，那就不是「本朝」。這個「我宋」就有點站不住腳了。

這是出於第十四卷「拗相公」一篇。除了上面談到有兩次用「我宋」之外，另外有一次用「先朝」，那一句話是：

「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」

我認爲「先朝」固然可以解釋作「前一個朝代」，但在元代，二者同時出現是可能

的。元朝時，一般老百姓或說書人談及宋代，既可稱爲「先朝」，亦可稱爲「我宋」，蓋一般人並不認爲宋朝已亡也。故「拗相公」中，既有「先朝」又有「我宋」，說它是元人作品（註一七），未嘗不可。元人作品傳到明代，仍用原詞句，並未刪改。一直到馮夢龍才把「我宋」改爲「故宋」及「宋朝」，然後收在三言之中。

人名問題

第二個問題是人名。

先說「馮玉梅團圓」的問題。

在這一篇中，人名問題甚多。首先就是「劉俊卿」。開首一段「徐信」的故事，其中有徐信遇見了現在妻子的前夫「劉俊卿」。京本的「劉」字寫成簡筆字「𠂔」。在警世通言裏，這個「劉」作「列」，成了「列俊卿」。胡萬川先生認爲三桂堂本警世通言，「列」字時有缺壞模糊，以致京本編者以爲是「𠂔」字，因而改之（註一八）。誤認似乎不大可能。警世通言的「列」字，不僅出現一次，一共四次。有

的也很清楚。相反地把「列」誤認成「劉」倒有可能。同時，姓「劉」也較姓「列」常見。在小說中，用姓「劉」較用姓「列」，更易被人接受。我認爲這是馮夢龍改的。

其次是「馮玉梅」這個名字。京本「馮玉梅團圓」的故事，亦見宋王明清的「摭青雜說」（註一九）。該書女主角之名字、姓呂，其父叫呂忠翊，與警世通言同。惜女主角僅有姓而無名，警世通言之「呂順哥」，諒係馮夢龍氏所起者。自摭青雜說來看，該故事係「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」向其口述者（註二〇），并非親自見過其人，傳聞難免失實。尤其是姓，把「馮」說成「呂」，極有可能。而摭青雜說已佚。初稿或係手抄，手抄時倘寫草體，「馮」字亦極易誤認成「呂」。同時，現在所存的摭青雜說亦非原本，係收錄於元陶宗儀之「說郛」中。說郛於明代僅見明鈔本散卷。今本係近人張宗祥集諸明鈔本而成（註二一）。摭青雜說是否在傳鈔中被人改動，亦難確知。倘使原本在明以前，亦係姓馮，女主角係馮玉梅。後來編者因見警世通言作「呂忠翊」，因而改之，並去掉馮玉梅之名字另給一個，亦有可能。

另外一個證據，三本書目裏也有此一篇名。寶文堂書目作「馮玉梅記」，述古

堂書目作「馮玉梅團圓」，也是園書目作「馮玉梅團圓」。在沒有任何證據認為這些篇名並非是指京本的「馮玉梅團圓」之前，我們就無法說，京本一定是抄自警世通言的。

再者，我們站在馮夢龍的地位來看，這篇女主角馮玉梅跟他同姓，不幸又嫁了一個反賊之姪。這多少有些使他不舒服的。恐怕他也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情發生。他把「馮」改作「呂」是極有可能的。

從另一個人名，倒帶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證據，認為馮氏有改動之嫌的，那是「張所」。「馮玉梅團圓」，第八頁上第六行有：

「豈期名將張所、岳飛、張俊、張浚、吳玠、吳璘等，屢敗金人，國家粗定，高宗卜鼎臨安，改元紹興。」

這一段話的「張所」，在警世通言中，改為「張浚」，於是成了兩個「張浚」。三桂堂本警世通言就保持這兩個「張浚」；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將後一個「張浚」改為「張榮」。馮夢龍大約不知道這個「張所」。按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綱傳說：

「綱薦張所、傅亮。所嘗為監察御史，在靖康圍中，以蠟書募河北兵。士

民得書，喜曰：「朝廷棄我，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。」應募者凡十七萬人，由是所之聲震河北。」（註二二）

宋史張所傳也談到，張所後爲河北招撫使，岳飛曾詣張所，並在張所之下任職（註二三）。馮夢龍時代去宋已幾百年。他對後來常常傳說的人，如：岳飛、張浚之流，自然知道。張所也許沒聽說過，才有亂改情形。在宋代，甚至元代，「所之聲震河北」，京本把他列在岳飛之前，是對的。只有在那個時候的人，才會這樣作；這足以證明京本時代早。至於兼善堂本把後一個「張浚」改爲「張榮」，那倒真使人奇怪。也許是馮夢龍。因爲看到有了兩個「張浚」，必須改掉一個，隨便加個「張榮」在書上。「張榮」在宋史不見，諒係馮氏捏造者。

另外還有一個人名問題，我想只是抄錯。在京本第十卷「碾玉觀音」開始的入話中，有一首蝶戀花詞，首句是「妾本錢塘江上住」。作者是「蘇小妹」。警世通言却是「蘇小小」。這也是被人認爲京本抄自警世通言的證據（註二四）。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抄錯也是可能的。京本把「蘇小小」誤抄成「蘇小妹」，馮氏在編警世通言時，發現京本抄錯，他給改過來。事實上，馮氏所編的早期三桂堂本警世通